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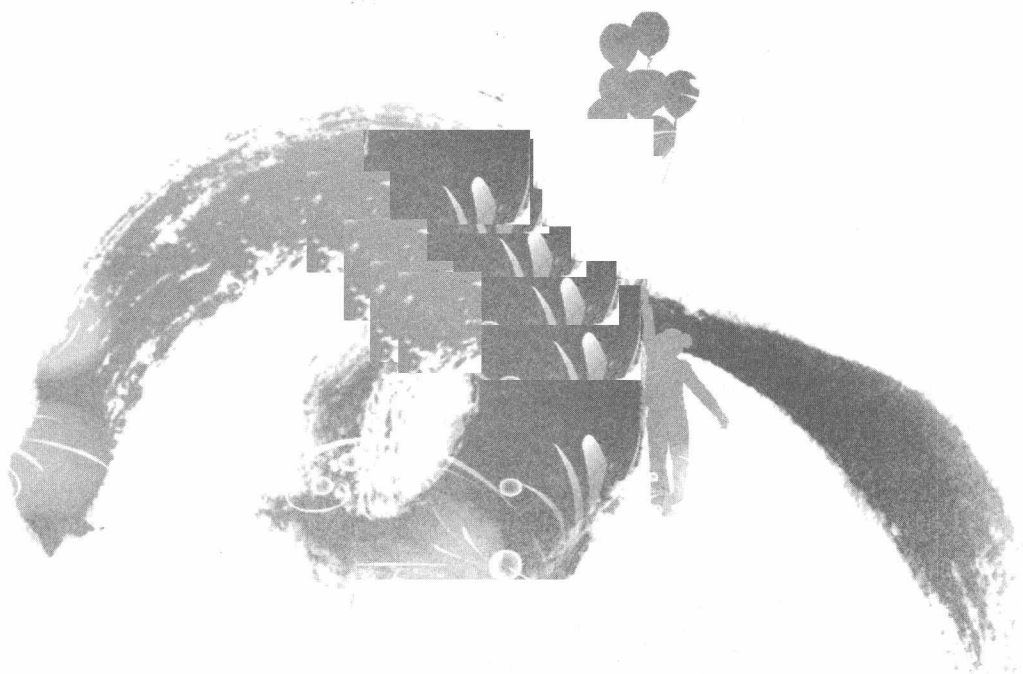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人醒在我梦中

冉正万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有人醒在我梦中

冉正万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有人醒在我梦中/冉正万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4
（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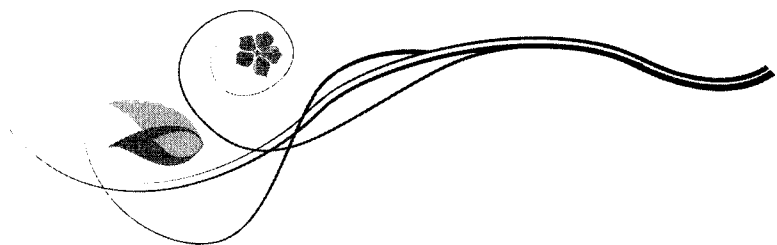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2577-4

I. ①有… II. ①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47726 号

书 名：有人醒在我梦中
著 者：冉正万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（130021）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3.5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（100052）
电 话：010-63106240（发行部）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77-4
定 价：23.00 元

（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）



目 录

到千田去	(1)
指甲和猫	(17)
树上的眼睛	(26)
到花地去	(40)
给父亲洗澡	(48)
去岳坟	(58)
谁规定谁	(68)
细雨下穿了白天	(81)
正在到来	(90)
有人醒在我梦中	(100)
最后的巴别塔	(111)
飞 鼠	(123)

到千田去

地质队刚搬到新地方，队长就叫我到千田去，给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没答应，七八个人呢，谁都不愿意去，为什么单叫我去？如果一开始就叫我去，也许我就去了，可他把每个人都叫了一遍叫不动了然后才来叫我，这明摆着有种欺负人的感觉。最让我生气的是他来叫我的时候，那些不愿去的家伙都笑嘻嘻地看着我，以此显出他们比我狡猾。如果我答应了，就会显出我比他们下贱。我不狡猾，但我脾气犟，犟起来队长也拿我没办法。我们都有手机，可大山里没有信号，是聋子的耳朵哑巴的嘴，挂在腰上，不过是为了向乡下人显示：我们不是石匠，我们是搞地质的，是有工作的人。除此之外是当怀表用，可以用来看时间。

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包括我自己，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，我却主动要求去千田。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化这么大，我也懒得给他们讲。什么也不讲，就会显出神秘一些，高贵一些。

我们住在山顶上，是那一带最高的山，但并不因此就站得高看得远，能看见的都是些影子，远山的影子，山谷黑乎乎的影子，天边的白云清晰而遥远的影子。哪怕站在房顶上，也始终不能看见大山里的真实情况。几年后我站在上海金茂大厦上面，看出去的情形正是这样，远处是房子，房子外面还是房子，灰蒙蒙的，你明知它们都存在，但闭上眼睛后恍如梦境。那天早上我看见的是一片和平时截然相反的景致，大雾把山谷、沟壑都填满了，一个个山头像浮在海面上，有的大的小的，看上去比平时清楚得多！就像玻璃上的黑点，贴上一张白纸后反而更清晰。大雾很绵实，感觉只要穿一双宽底大鞋就能从上面走过去。大雾让我心生欢喜，觉得钻

到里面去一定很有意思，于是我主动要求到千田去。

我背了个特大号军用水壶，可以装一公斤水，一个黄书包，装了两砣压缩饼干和一个罗盘，饼干每砣半斤重。除此之外我还戴一顶草帽和一根齐眉高的竹棍。

军用水壶里装的是开水，我没注意到，我往脖子上一挂，把我的肚皮烫得火辣辣的，拎着又不方便，于是我把开水倒了，心想什么地方有泉水，灌一壶泉水就可以了。

开始我走得很快，山顶上的雾要薄一些。走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我的速度慢下来，因为我只能看见簸箕那么宽，把竹竿伸出去，都无法看清竹竿的另一头，我不禁嘿嘿地笑，感觉自己拿了根金箍棒。我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神奇的现象讲给所有的人听，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讲述不可能吸引人时，我难受起来。有些人能把简单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让人到处传颂，有些人则只能把神奇所见干巴巴地端出来谁也不感兴趣。我显然属于后者。在有些事情上我非常敏感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却是个弱智。比如，对大雾的感受，仿佛有一种冰凉的声音，一股一边堆积一边消解的力量，还有一种乳白色的气味。我要是在那些聪明人面前这么说，他们一定会笑得流口水。

我假装自己是武林高手，把棍子舞起来，试图把浓雾撇开。毕竟学艺不精，连棍子都拿不住，没舞几下，竹棍就从手里飞了出去，我在地上爬了两圈才把它找回来。我必须找到它，在草丛中走得靠它拍草，好把蛇惊开，从农舍旁边经过，还要用它打狗。

大雾到中午才散，我走到一个山头上，就像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，阳光明媚，草色青青，回首来路，低矮的地方仍然有雾，但它们不会呆得太久，因为太阳炫耀一般的盯着大地，一副看不惯谁就要灭掉谁的样子。

已经十二点了，我走了五个小时了，但我只走了不到五公里。我后悔死了，后悔像乌云一样在心里头翻卷着。这么走下去，我三天也到不了千田。我怎么那么傻，别人都不去我为什么要去。但我又是那种既然答应了就要干到底的人，何况已经走了五公里，就是还没出门，我也没有勇气要

赖皮，这对我来说比走任何一条路都要难得多。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优点，实际上我从小就讨厌自己这种性格，如果能把它当成一种良好品德，也许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，可我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。

头发和两肩都被雾沾湿了。

走吧，你这傻瓜。

经过一座瓦窑的时候，我看见院坝边趴着一条黑狗，大路就在它下面。堡坎和我身高差不多，如果黑狗突然向我扑来，它站在院坝里就能咬到我的耳朵。我犹豫着，是先把它赶开再过去，还是防备着就这么走过去。正在啪啪地拍着瓦桶的瓦匠看出我的胆怯，大声说：“你不用怕，它不会咬你的。”我刚迈了一步，他却告诉我：“你不要理它，它就不会咬你，它最喜欢咬那些手里拿着有棍棍棒棒的人。”这是要我丢掉竹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？我真想骂他一句，撞你妈的鬼！我决定绕道而行，从田埂上绕过去，多走不了几步。我刚走到正中间，黑狗“哦”的一声，跳下梯坎向我扑来。我忙挥着竹竿应战。心里害怕得要命，如果它能识破我的胆怯，不从我身上咬掉一块肉才怪。瓦匠大吼了一声：“黑二，回来！”黑狗喉咙里咕咕地叫着，仿佛很不甘心，我看着它拖着尾巴重新回到院坝里，才双腿发麻又发软地往前走。

我不仅后悔，而且已经感到很厌烦。

被狗这么一吓，我感到口渴起来。但水壶是空的，我忘了找泉水。

明晃晃的太阳照得石头发亮。

除了怕狗，我最怕的是蛇。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，蛇最喜欢躲在阴凉的地方。在找水井时我便警告自己，一定要先看看，水里有没有蛇。

翻过一座小山，稻田边上有一口井，这种露天水井的水一般都不好喝，被太阳晒热了，温吞吞的，而且往往有一股子泥腥味。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有井，心想将就喝一点，一会儿找到好水再好好喝。我刚蹬下去，就看见水里真有一条蛇，头露出水面，有大指头那么粗。它一动不动，不时吐一下信子，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攻，它是在玩自己的舌头。我不敢喝，而且也不觉得渴了。

出了一身冷汗。

穿过田坝，我看见有人在挑水。我心想这下没问题了。水井在一个溶洞里面，是一个小水塘，水是从石缝里慢慢浸出来的，这种水也不好喝。我更加小心，把水井认真检查了一遍。还真让我看见了，在水塘侧面的小水沟里，躺着一条绿色的小蛇，绿得发亮。我后退了好几步，向它丢石头，它没动，是条死蛇。死蛇我也怕，除非渴死我，否则我还是宁愿不喝。

走到一片草地上，我坐了下来，不一会儿干脆躺下去。眼睛留个小缝看着天，越看越深，越看越高。看到最后感觉自己飘了起来，离蓝天越来越远，突然睁大眼睛，四周的景物突然向自己压来，感到一阵恶心，像晕车一样难受，差一点就吐了。又试了几次，都是如此。闭上眼睛，还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最后我闭上眼睛认真睡了一会儿。

我并没有睡着，但我不知道躺了多久，爬起来时已经是下午了。就像突然撞见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我的心一下子突突地跳起来。我看见了 my 影子，它从我脚下斜拉出去，忽短忽长，歪来歪去，是那样惊慌。我知道它是我的影子，但却又像一个陌生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它。有时候它还会爬到树上去，有时候又只剩半截，我故意用力甩手，以便证实它的确是我的影子，不料更是吓了我一跳，我没看见我的手在哪儿。直到稍平一点的地方，手回来了，头也回来了，但它却长胖了。我差不多不敢往前走了，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在走，而这个神秘的影子在牵着我走。回头一看，太阳像刚从几个女子的包围中逃出来，正跌跌撞撞地往山坳里溜。在我的四周，是连片的玉米地。玉米棒子刚挂上红帽，风一吹，嫩绿的声音响成一片。声音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玉米被风吹着全身颤栗的样子，仿佛孤苦伶仃的人在黄昏里唱着凄凉的歌，远游他乡的人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被遗弃的妇人刚埋下病死的孩子。有那么一两片干枯卷曲的玉米叶，风轻轻一吹，唧唧唧唧的，像拉琴一样，是那种找不到曲调却又不愿放弃的人拉出的枯燥琴声。我怀着一种报复心理，狠狠地向这片玉米叶打去，咔嚓一声，在我四周一片俱寂。侧耳倾听，游丝一般的声音从玉米地深处传来，窃窃私



语，似乎在试探我的力量。风乍起，几万块锯片互相锯着，嘎吱嘎吱，我知道这是因为玉米叶边上有细密的锯齿，只要碰在一起就会互相锯，但我还是拔腿就跑。

天色已晚，应该找地方投宿了。谁知道玉米走完后是一片松树林。黑乎乎的鸟儿在林子里乱窜，唧唧喳喳地通报着夜晚的来临，但只要我大吼一声，它们就会全都闭嘴。我边走边吼，为的是给自己壮胆。有一次我突然感觉我吼出的声音很奇怪，它不像我的声音，虽然我敢肯定它的确是我嘴里发出来的，但听上去有点陌生。

松树越来越稀，天光也明朗起来。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，前面是一座悬崖，路是从悬崖中间切过去的，路比较宽，路上也比较光滑，一定是经常有人走，但我还是心存疑问，这能走过去吗？尾椎骨感到发凉，头发根发痒，蹭蹭地想要立起来。

想起刚才经过的一个村子，想倒回去，双脚却不答应似的还在往前走。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命令自己的。悬崖上并非光溜溜的石壁，而且长着密密麻麻的荆棘，藤藤网网的，还夹杂着小灌木。路上横挡着一条树根或者一根干柴，总是会吓我一跳。脸不时会兜在蛛网上，是那种非常细的蛛网，手一抹就干净了。我这时不仅感到厌烦，而且感到非常害怕了。远处的景物渐渐模糊，像一个梦即将开始。每抹一把脸上的蛛网，睁开眼睛时都会发现天色正在向天边退缩，耳朵里呜呜叫，额头紧梆梆的。我拉拉耳垂，耳朵不叫了，但要不了多久，它会又叫起来。我想有一半原因是我又累又饿，另一半是对即将投宿的种种麻烦的担忧。我不爱和陌生人打交道，更不喜欢向陌生人求情。如果有岩洞，我宁愿在岩洞里缩成一团挨到天亮，我还有一包压缩饼干，以及满满一壶在村井里灌装的泉水。

悬崖快结束时，小路往山上斜伸上去，有一处非常陡，岩壁凹进去了，没法修路，用一根原木搭了个梯子，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“梯子”，在一根原木上砍出阶步，就算是梯子了。必须有胆量然后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。为什么不把这根原木剖成两半好好做架梯子？真是怪事。“梯子”被爬得光溜溜的，看得出平时有不少人爬上爬下。

爬上梯子，不到两分钟时间就翻上了岩畔。岩畔上是烤烟地，烟苗又瘦又小，像是种错了地方。种地的人是不是要在地里先打棵桩，然后在腰上拴一根绳子，以防摔到岩下去？在我日后的生活中，我不止一百次梦见过这个岩畔，手里扒着一根即将断裂的树桩或者一把不牢实的乱草。

黄昏像懒婆娘一样邈邈，她潦草地擦了几把天空，让星星露出来，黑夜便开始了。

在一个山湾里，我撞上一位老太太，我刚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就说，你来了？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要不是她脚边有一只猫，我一定会以为我撞上鬼了。她说，我等了好半天了。我想她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把我当成她的家人或者亲戚了。我说：“老人家，天都黑了，你还不回家？”老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，我说我是外地的，要到千田去。老人高兴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说有个远方的人要到我家来，我已经等了一天了。”老人说完，转过身，对猫说：“大定，快回家去。”

我犹豫不决，不知道是不是跟老人走。我只要慢下来，她便停来说话，等我走近了，才又往前走。我问她这附近有没有人家，她说有，翻过这座山，那边有个张家寨。她大姑娘家就在张家寨，女婿是木匠，外甥在县水电局工作。

老人的家是一栋矮小的茅草房，墙壁三面是干打垒，正面是竹片夹的石灰壁，三间房。她叫我不要忙进去，她先进屋点灯。在这短短的半分钟里，我很想夺路而逃。灯亮了，老人说：“进来吧。”我进去后，她有些顽皮地说：“我已经好久没点灯了，我一个人从不点灯。”我这时才看清她的面目，脸皱得像核桃，头发灰白，一身黑衣，背微驼。屋子中间摆了张被黑油泥糊得看不清原色的小方桌，靠墙有个一眼灶，铁锅上盖了一个粽叶斗笠。那只名叫“大定”的猫在我们脚边窜来窜去，她说她没有养猪也没有养鸡，就养了这只猫。我问她千田还有多远，她说她不知道，她从没去过。她对我的话似乎不感兴趣，也不问我去千田干什么。她看见什么说什么，看见屋子外面一棵树，她说那是李树，已经几年没结李子了，今年还结了几个，但还没长大就被虫蛀落了。我顺着她的眼光，看见那棵李树又

高又直，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李树。看了看楼辐，她说女婿给她送了一根香肠，女婿帮她挂在楼辐上，大定爬到桌子上，跳上去把香肠拉了下来。我老了，吃不动。她翻起嘴唇让我看她光光的牙床。那你吃饭怎么办？她没有回答，看着独眼灶笑了一下，恍然大悟似的，说忘了给我倒茶了。

茶罐是从灶洞里拉出来的，黑黢黢的土瓦罐。她把茶罐放在灶上，取了个细瓷碗给我倒了一碗。我轻轻喝了一口，并不是很烫，于是喝了一大口。茶特别酽，像喝汤，我从没喝过这么香的茶，喝了两口，我在心里嘀咕，我会不会一会儿就昏倒，这么香的茶，怕是有毒的。老人坐在灶洞前，我坐在方桌边，她过来给我把茶添满，再倒回去把茶罐放在灶上。我说我自己来，她说茶罐烫手。老人似乎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，看着我喝茶，这茶喝了一口就想喝第二口，是控制不住的。喝了两碗都没事，我也不想控制了，结果茶罐被我喝空了。她问我：“还喝不？”我说：“不喝了。”她说：“那去睡吧。”床是一间雕花大木床，没挂蚊帐，帐架上挂了一圈布口袋，大包小包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她把油灯拿走后，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被子有一股怪味，我不敢躺下去，坐在床上那些包袱又撞头，只有半躺着。眼睛刚合上，便要惊醒，就像老太婆会突然提着一把刀进来。小时候我听说过，当年闯世界的人下南洋，在一些荒僻之处会遇到食人族，他们一开始对你很好，给你吃好的喝好的，等你睡着了就砍下你的头，把你煮来吃。老太太看上去慈眉善目，但她的行动太奇怪了，居然说她昨天晚上就梦见我要来，还说等了我一天。看着我喝茶的时候，似乎也有点迫不及待？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，四周没什么人家。老头呢？为什么只有老太太不见老头，他是不是躲在暗处，好等我睡着了下手？这样一来我更睡不着了。就连那只猫，也让人迷惑，我喝茶后就没再看见它。从早上到晚上，仿佛已经经历了大半生，除了正在经历的事情是真的，大雾、黑狗、水蛇、玉米地、星星、茶罐，都像是梦中出现的东西。我的睡眠轻得像高山上的空气。

似睡非睡当中，门轴嘎吱一声，随即听见有人在说话，我忙趴在窗缝

往外看。依稀的月光下，老太太用绳子牵着一个人，边走边说话。那个被牵着的人又高又大，一声不吭。当他面朝我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手是被绑着的。老太太说的是村里人的事情，某家苞谷被野猪吃了，某家房子上的瓦被大风吹落了，某家小孩被蜂子蜇了。正说着，跟在她后面的人突然躺在地上，一边用头撞地，一边嚎叫，那种难受劲，就像有人在他脑门上钉钉子。老太太手足无措地站着，她说：“先人，你小声点，家里有客人哩。”这个发狂的人没让她害怕，她害怕的是他的嚎叫吵醒了我。狂人嚎叫一阵，嘴里咕咕响，身体也渐渐平息下来。我为老太太难受，也为那个发狂的人难受。我不能再看了，悄悄回到床上，摁了一下手机，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

天麻麻亮我就起床了。三间屋子从东到西，我住的是东边一间，中间是堂屋，我轻手轻脚地拉开堂屋的门，又吓了我一跳，堂屋里有一张挞斗，挞斗里躺着一个人，缩成一团，只盖了一床小被子，像是一个小孩。挞斗三尺见方，是用来挞谷子的。我刚走了一步，老太太醒了。她像小姑娘一样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：“这么早就起来了？”我明白了，她只有一张床，她把床让给我住，自己住挞斗。我抱歉地说：“哎呀，应该让我来睡挞斗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嗨，你那么长一个人，怎么睡得下，我睡正合适，你看我还没挞斗长呢。”挞斗里面没垫棉絮，垫的是稻草。我摸了张钱，向她告别，谢谢她让我度过了恐怖而又神奇的一夜。那只猫突然从挞斗里跳出来，站在地上，前弓后直，舒服地拉了个长腰。从我脚边过去的时候，故意在我小腿上蹭了一下。老奶奶不要钱，她说：“我前晚上梦见你来，梦见你走，我没梦见你给我钱。”我把钱丢在挞斗里，然后转身就走。我很怕那个狂人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同时心里又想看看他，到底是个什么人。

我想到我奶奶，她去世后，有人在她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，祝愿她的灵魂能见钱眼开，以便她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翻过老奶奶屋后的山头，小路蜿蜒而下，时隐时现，一个人走在里面，就像一块黑瓦在移动。峡谷里有山湾的地方就有稻田，狭窄的地方要



么是玉米地要么什么也不种，岩嘴上的植被大多瘦得只剩筋骨，那些长得胖的，大多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长在岩缝岩窝黑得发酥的肥泥里面，吸收着腐败的营养，盛开的花朵异常鲜艳。

走到谷底，无意间回头一看，山头上站着一个黑影，我挥了挥手，黑影一动不动，我再挥手，黑影还是不动。我的眼泪滚了出来。

奶奶，你保重啊。

我不知道我奶奶的灵魂是否回到了家，如果她回去了，我相信一定会这么看着我。

走了两个小时，我一个人也没遇到。我很想遇到一个人，问问老奶奶的情况，那个狂人是怎么回事。

几年后，我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，每次看见天桥或人行道上要钱的老奶奶，我都要停下来，摸点钱丢在她的洋锡碗里面。如果因为有急事没有给，那个老人的形象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怎么也无法忘掉。有一次我妻子不准我给钱，给了一个刚买的桔子，我当时没什么表示，回到家后，我忍不住大发雷霆。我没有说妻子做得不对，我甚至就没说这件事情，但我就是忍不住要发火。妻子莫名其妙，委屈地说：“谁惹你了？”我说：“全世界的人都惹我了。”她说：“我今天真是撞鬼了！”我说：“鬼、鬼、鬼，你知道什么是鬼，鬼是天下最好的人！”

峡谷里有一条小河，河上架着简陋的水车。辐轮是竹篾片绑成的，辐条是弯弯拐拐的小木棍，那个发明水车的老祖宗看见这副情景，肯定会一头扎进河里淹死。但它们还在转，还在一筒一筒地把水打上去，有的水车已经被洪水掀在一边，一半埋在沙石里，一副羞愧难当的模样。

我不能沿着峡谷一直往前走，在峡谷的中段，我开始爬坡了。没爬几步，腿就开始发酸，而且第一次感觉阳光是有重量的，我弯着腰，它便把重量移到我背上，我挺直身体，重量便移到肩上。反正不管我用什么姿势，都无法把这种重量推卸开去，它们像空气一样紧紧贴在我身上，慢慢变成一种酸溜溜的东西往我腿上灌，我再把这种酸传到路上，路边的植物便无精打采起来。爬完陡坡，原以为应该是平路了，没料到上面还有一个

坡，虽然缓得多，但长多了。地里干活的农民告诉我，这坡名叫风吹坡，风大得很，玉米成熟的时候，叶子被风吹破，像头发一样，一丝丝的。这个农民老远看见我便把下巴杵在锄把上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他锄了两下，然后又看着我笑了一下。“你不是乡里面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似乎是最让他满意的和最放心的事情。”我问他怎么知道。他说：“我一看就知道，反正你不是。”然后他便告诉我这坡名叫风吹坡。他女人穿了件很破的衣服，一颗扣子也没有，肚皮和胸脯完全露出来，我走近了，她背对着我锄地，听见我和她男人说话，捏着衣服转过来，表情有些痴呆。他们的孩子，一个两岁，一个四岁，什么也没穿，在地里打滚，开始我还以为是小猪仔，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。

我走了几步，突然想起昨晚上的所见所闻，问他认不认识那个老人。他笑了一下，表情木讷的女人也笑了一下，好像是他们终于找到比他们的日子更难熬的人。那个狂人是她儿子，她家太穷了，住的地方又差，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，有一天突然疯了，见到女人就追，老太婆没办法，请人专门设计了张木床，白天把他捆在床上，晚上才带他出来散步。我对他的表情有些厌恶，他还没说完，我转身走了。是上坡，我走得很慢，他还在幸灾乐祸地说，那个狂人力气大得很，发起狂来几个好劳力都制伏不了他，有一回他抱起房柱摇，差点把房子都摇垮了。

爬完这面大坡，已经是中午了，阳光更重了。我的压缩饼干还剩两块，这东西吃一块长出来的力气相当于吃两碗米饭，但吃到肚子里一点不解饱，就跟什么也没吃似的。

在一户人家的院坎下，几株桃树上的桃子红得发黑，有的已经在往地上掉了，在树上熟透的桃子是最好吃的，看了一眼口水就要从嘴角淌下来。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站在院坝边，我问他：“大哥，这是你家的桃子？”他点点头。我说：“你摘几个来卖给我。”他很干脆地说：“不卖！”我说：“都快烂掉了，还不卖？你说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卖是不卖的，想吃你自己摘嘛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终究不好意思，咽着口水往前走。没走多远，小伙子喊我：“喂，你等一下！”他

摘了一捧桃子给我送来。我受宠若惊地接过来。他责怪我：“你实货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吃自己摘，哪个连这个都卖！”我连忙说谢谢。

原来我说买对他是一种侮辱。

“为什么不能卖呢？这么好的桃子。”他说：“赶场要走四个小时，就算挑到场上，来赶场的也是些农民，哪家没有桃树？就算没有，又哪里舍得钱来买桃子。”他说着看了一眼我腰上的手机，我觉得他一下把我的虚伪看穿了，我很不好意思。但他没讽刺我，而是问我昨晚上在哪里住。我说在一个叫杉树坳的地方。他叹了口气，说那个老太太可怜得很，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当年她男人在那里当兵，把他老家说得天花乱坠，她来到杉树坳才知道，连喝口水都没多余的，挑水得到山下去。以前家里有一个地窖，下大雨的时候把屋檐水放进去，有客人来才用山下挑来的水，平时煮饭洗菜就用屋檐水。瓦缝里有烟尘，屋檐水是黑的，像渗过水的酱油。她特别爱干净，来了后不再用屋檐水，而是在下大雪的时候把雪装进去，用雪水。她现在最想的是回老家去，天天盼望老家来人接她。她想回老家去好好洗个澡，她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好好洗澡了。我问：“她回老家去那她儿子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，只有带着他呀。她要是早些年回去，说不定儿子根本不会疯。”

“她回得去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要是能回去就好了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桃饱李饿梨拉稀。桃子是可以解饱的，李子越吃越饿，梨吃多了拉稀。

轻轻撕开皮，红色的汁液便流出来，不用嚼，轻轻一抿就化掉了。不光甜，还有一股厚实的香气。每抿掉一个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，但我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因为太软，不能放在包里，轻轻一搓会烂成一包稀汤。我一口气把它们全吃完了，还真解饱。

恐怕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桃子了。

第三天下午，我终于到了千田。

到了千田我才知道，我要找的人不在千田，而是在千田对面的杨树坪，是一个地质小分队，他们在杨树坪找金矿。

千田和杨树坪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峡谷，如果要走过去，至少得绕半天时间。好在我不需要走过去，站在千田这边把队长要我传达的话传过去就行了。

不过得对面的岩畔上有人，小分队的人并不知道我要来，不可能事先站在那里专门等我喊话。我没等多久，对面又走出来四个人，他们在打石头，我看见他们手里的工具落下去，要过一阵声音才能传过来。就像配音不同步的电影。我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，然后放开嗓门朝他们喊。

“喂，对面的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杨树坪的？”

我喊了两遍他们才注意到，其中一个人往岩边走了过来，看上去很近，其实非常远。

他问：“你有哪样事嘛？”

风是从他那边吹过来的，他用不着太使劲我就能听见，可我却要用双倍的力气才能让他听清楚。

我大声说：“请你转告地质队的唐明强，他老婆生孩子了，家里打电话来叫他回去。”

电话还是我们在镇上的时候接到的，已经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。

他说：“你大声点，再说一遍。”

他转身挥了挥手，叫他的同伴停下来，以便能听清我喊话。

我用手拢住嘴巴：“请你一转告一地质队的一唐明强，他老婆一生孩子了，他家里一打电话一叫他回去！”

由于太用劲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喊“唐明强”三个字的时候，一股旋风突然一下撞进的我喉咙，逼迫我把它咽了下去，它在我胃里转了一圈才咕嘟的一声跑出来。那个农民似乎还不明白，可再要用劲，我的嗓子就要破了。我怎么遇到一个傻大哥？

我简单地说：“叫唐明强回家！”



他仍然糊涂。

他说：“你找小唐呵？”

我大声说：“是呵。心里却在骂，就是他狗日的。”

他说：“小唐走了。”

这就怪了。

我问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他说：“他回家了。”

他见我不明白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小唐前天就回城里去了，你找他有啥子事哇？”

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替我担忧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你找他有啥子事，你大声点说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转告他。”

我说：“等唐明强回来，你告诉他，他老婆生了个儿子！”

喊完我才发现我喊的是废话，人家已经回家了，还不知道老婆生的是儿子？

这不是我来千田的主要目的，为了这点屁事，队长是不会派人来的。我是想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，然后再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。唐明强这狗日的，不给我告诉他们好消息的机会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对面那人大概没想通我会请他转告这么一件事，哑了。这时风小了，喊起话来也没那么吃力了。

我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请你转告他们，分队长说了，五一节不放假，叫他们干完了再回去。”

我们已经在野外干了四个多月了，早就盼着五一节回去。几天前大队部来电报，要我们抓紧这一带野外地质工作，干完了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去。电报传到分队部，大家便开始骂娘。这也是谁也不愿来千田的原因，明明是上面决定的，可谁来传递这个消息，谁就会成为灰孙子。分队长给我做思想工作的时候，有人就笑我，你去吧，你去了就是炮兵连的伙夫，背黑锅戴绿帽看着别人去打炮。此时我差不多是怀着一种报复和兴灾乐祸